

实施“三水联动”治理 9 年后，呼伦湖湖面面积恢复至 2240 平方公里

本报记者 杨春章

呼伦湖，北疆“草原明珠”，蒙古语意为“海一样的湖”。作为我国北方第一大淡水湖，它不仅在调节区域气候、涵养水源、防治荒漠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更是维系草原生态平衡和保障我国北方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。

然而，15 年前，呼伦湖病了。生态管护员阿拉坦称，2010 年前后，湖面萎缩近 500 平方公里，广袤的湖床裸露在外，成为新的“草原荒漠”。

转机发生在 2016 年。彼时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专项领导小组，创新实施“三水联动”治理体系，呼伦湖被纳入首批“山水林田湖草沙”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。经过近 10 年的系统治理，呼伦湖重现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近日，记者从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，湖面面积恢复至 2240 平方公里；鱼类资源量增长 130%。保护区内共记录到 75311 只鸟类，同比增长近四成。

数据见证着中国北疆最大淡水湖的生态涅槃。

呼伦湖水位下降暴发生态危机

9 月底，名城早报记者来到呼伦湖畔，只见：秋日的呼伦湖，水天一色，美不胜收。阳光洒在湖面上，泛起万点金光。成群的红嘴鸥在天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，它们的鸣叫声与湖水的轻涛声交织成一曲草原晨曲。

15 年前并没有这番美景。生态管护员阿拉坦从小在呼伦



湖边长大，回忆起彼时的景象，他的眼神黯淡下来。

“那时的呼伦湖，就像一颗蒙尘的明珠。”阿拉坦告诉记者，2010 年前后，呼伦湖生态危机全面爆发：湖面萎缩近 500 平方公里，水位较历史最高值下降 4.8 米。广袤的湖床裸露在外，成为新的“草原荒漠”。

牧民布和说，15 年前，岸边裸露的湖床能跑卡车，风一刮，漫天都是碱尘，连呼吸都困难。家里的草场退化严重，羊群不得不走很远才能找到草吃。“那时候，我们都担心呼伦湖会不会就这么消失了。”

名城早报记者了解到，受周期性干旱和人为活动影响，2002—2012 年，呼伦湖水位连续下降，湖面大幅缩减，湿地持续萎缩，野生动物锐减，流域生态安全告急。

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 2021 年发布的报告显示，气候变化导致呼伦湖流域降水减少 30%，叠加农牧业用水激增，湖泊生态承载力濒临极限。

更令布和忧心的是，湖区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，多种珍稀鸟类不再来此栖息，鱼类资

源大幅减少。

系统性治理后呼伦湖焕发新生

转机始于顶层设计的变革。

名城早报记者从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，2016 年，呼伦湖被纳入首批“山水林田湖草沙”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。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专项领导小组，创新实施“三水联动”治理体系。

在水源涵养方面，实施退耕还湿 3.2 万公顷，拆除环湖违规设施 47 处。为寻求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的平衡点，当地政府创新推出生态补偿机制。牧民斯琴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。她介绍，她家有 2000 亩草场被划入退牧还湿范围，最初全家都很担忧。“后来我们领到了生态补偿款，还加入了合作社，统一销售有机牛羊肉，收入反而比之前增加了三成。”斯琴笑着说，现在她已经成为保护区的一名义务宣传员。

在水系连通方面，工程队疏通了克鲁伦河入湖通道，年补水量增至 5 亿立方米。水利

工程师张伟告诉记者：“为了确保补水效果，我们在河道关键节点设置了智能监测设备，实时调控水流。”

在水污染治理方面，建成 4 座生态污水处理厂，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92%。在扎赉诺尔矿区，智慧水利系统正实时监测着 300 多个生态点位。

经过近 10 年的系统治理，呼伦湖重现生机勃勃的景象。2025 年最新测绘数据显示，湖面面积恢复至 2240 平方公里；鱼类资源量增长 130%，消失多年的狗鱼重现湖中；植被覆盖度提升至 75%，沙化面积缩减 38%。

阿拉坦对这些变化感受最深。“每天早上巡湖时，能看到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。”在他的巡护日志里，记录着一个个令人振奋的发现：2024 年 4 月，观测到 2000 多只天鹅在湖面栖息；2024 年 6 月，监测到 50 多巢遗鸥成功繁殖；2025 年 3 月，首次记录到白枕鹤在保护区越冬……

生态环境部 2025 年第二季度监测数据显示：呼伦湖水质已达到Ⅳ类标准，总磷浓度同比下降 12%。这一成果标志着呼伦湖治理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。

更深远的变化是发生在湖畔的千家万户。新巴尔虎右旗的牧民斯琴不仅是生态补偿政策的受益者，还成为了生态旅游的先行者。她家在保护区边缘开办了“牧家乐”，吸引了不少游客。

在保护区的帮助下，斯琴还参加了生态旅游培训课程。“我们要让游客不仅玩得开心，

还能了解保护生态的重要性。”她说，2024 年通过“牧家乐”就增收了 8 万多元，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。

长效保护机制守住一池碧水

尽管成就显著，但呼伦湖生态保护仍面临挑战。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专家指出，近 3 年水位仍波动在 544.8 米警戒线附近，湿地碳汇功能仅恢复六成。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等问题依然存在。

名城早报记者了解到，面对挑战，当地正在探索建立“生态银行”制度，通过水权交易、碳汇质押等市场化手段破解资金瓶颈，为长效保护机制注入新动能。

阿拉坦也深有体会：“生态保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我们需要更先进的监测设备、更专业的管护队伍。”他建议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，学习先进的保护经验。

黄昏时分，阿拉坦启动无人机开始今天的最后一次巡湖。无人机的镜头里，蓼羽鹤在芦苇丛中优雅踱步，成群的候鸟在湿地栖息，几只蒙原羚在远处的水边饮水。夕阳的余晖将湖面染成金色，整个保护区笼罩在宁静祥和的氛围中。

这片跨越中俄蒙三国的生态屏障，正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。从政府到民间，从专业管护人员到普通牧民，一场旨在让“草原明珠”重焕光彩的接力赛仍在继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国智慧、中国方案正在为全球湖泊生态治理提供有益借鉴。

在云南畹町，一座高悬于山脊的纪念碑静静俯瞰着中缅边境。碑身镌刻“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”字样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这座纪念碑由一位千里之外的福建商人捐建。“父亲希望我有朝一日，能为牺牲在滇缅公路上的先辈们建一个‘家’，作为忠魂归国的归宿。”2005 年，来自泉州晋江的林晓昌出资 350 万元，在滇缅公路终点建起纪念碑，兑现了对父亲的承诺。

1939 年，滇缅公路成为维系战略物资输入的“生命线”，但国内极度缺乏熟练司机与修车人才。1939 年 2 月 7 日，南侨总会发布第六号通告《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》，征募懂驾驶、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。同年 2 月，首批 80 名机工从新加坡出发，其全称为“南洋华侨机艺工程回国服务队”，后人称之为南侨机工。

短短数月，逾 3000 名华侨青年毅然告别南洋舒适生活，分批次

返回战火中的祖国。林晓昌的父亲便是其中一员，准确地说，是他的“义父”。

1980 年，林晓昌在畹町初次见到林福来时，便有一见如故之感。作为第五批回国的南侨机工，祖籍厦门的林福来常向他讲述南洋机工的故事——如何穿越轰炸运送机枪炮弹，如何含泪埋葬战友遗体，如何在泥石流中抢通道路……

这些故事深深震撼了林晓昌。1982 年，他决定认林福来为义父，改姓林，为他养老送终。两位闽南人就这样在异乡有了命运的交集。

事实上，他是 3000 多名南侨机工的“儿子”。“1994 年清明，父亲曾坐在院子里望着缅甸方向落泪。他心里牵挂的，是战友们没有坟墓、没有后人，日后无人祭拜。”林晓昌说，不久后，父亲离世，但这句话在他心里埋下了火种。11 年后，抗战胜利 60 周年之际，“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”在滇缅公路终点立起——归国忠魂终于

有了归宿。

如今，最后一位南侨机工蒋印生也已离世，但他们的精神仍在延续。林晓昌担任云南省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，持续挖掘、研究和传播机工历史。2017 年，他推动建成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。2018 年，“南侨机工历史档案”入选《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》，这段历史成为民族记忆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块重要拼图。“我们要让青年知道，这条路上奔驰的不只是货物，更是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。”林晓昌说。

如今，在畹町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内，一张张老照片、一件件实物安静陈列，诉说着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。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此驻足，聆听讲解员讲述机工们的故事。

站在畹町的纪念碑前，远望连绵的群山，仿佛还能听到当年运输车的轰鸣声，看到那些年轻机工们坚毅的面容。他们用生命铺就的



▲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。

不仅是一条物资运输线，更是一条永垂不朽的精神之路。

（吴剑锋 黄景鸿）

一块纪念碑后的家国守望